

補正水經序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序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

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彘一縣疑之也今
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
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
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
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
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
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
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
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
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
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

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足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甫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甫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公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今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

焉而不自知其妄也歐陽玄

正甫書惜不見得圭齋此序經注之源流了然矣是
篇載元文類中附錄之以便讀者

原序

敘曰水之爲德大矣哉道生天一職統材五發始西極
產母隅也折赴東墟趨子方也瀝涌昭化妙之初質流
瀾符於穆之神用厚氣肇之升盛露雨由之感澤象曜
資之光朗玄黃本之浮載穹瀨倚之配密雲漢會之紀
戒圖書託之興瑞祇軸寄之融絡是以寓目者歎其渾
逝臨淵者頌其靈長且兆類非此無以胚阜萬里非此
無以準平醴饗非此無以烹饔而育年壤壚非此無以
灌溉而興穀法其形勢而樹都廟因其限隔而分州域
軸轡興而窮遐互通堤鑿成而埆瘠咸利鍾匯之區則
珠玉以登枯絕之野則林壑不毛函夏泰和則皇波達

貫坦乎國紀封原割畫則百川斷裂洋然險防况其精
通天步體轄人事海安而知內寧河清而期聖出徙焉
卜廢竭以表亡則代運之隆衰而姓庶之災吉亦可觀
也但卑赴其常淩疏爲順平成之績粲在夏書其宣導
也必揆夫源首其排入也必極夫歸納以奠以敷號名
俱炳厥後九丘不傳四岳薶緼周官存敷浸之略爾雅
開崑崙之端若司馬遷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
係一方匪兼八表况王澤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
其溝洫僂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醺激巨右改張是以
啓塞靡恒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營
緯紘紘訕訕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特創此作追

法貢體錄爲新經羅併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注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叅鈎派盡條科以罄脈衍務討異奇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是乃曠絕之觚翰也然規網則舉解節未彰迨於後魏酈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弘襟擅圖輿之顓學隨經抒述掇籍弘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譌或極辨而較是或哀逖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臯維夾竝之坻岸環間之亭郵跨俯之城陸鎮被之巖嶺迴注之谿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撫右采豈曰

桑欽之詁釋實所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
編者也省曾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字中之通撰也
一則主於敘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於紀水而山頗寓
列蓋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
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荆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可判離
者也故併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稗輯之煩勤爾客謂
二經所記於今矛盾矣其將舍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
榆枋之安而螻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
辨味也桑欽之括纂猶之妣禹之告成也今卉藥非簠
簋之稽案咸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擯本艸以詭誕斥
禹貢之遠闊可乎況山殊稱目而盤峙之形不眩焉水

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粵邇往牒則遠方圖物夏
鼎之鑄魚一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
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秦柱蕭何之
顯布也獵廣竊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據之以釋
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澂演之而聚書唐典繫之而建
部守節屢登於正義應麟富戢於地鈔江淹補之而不
能吉甫刪之而頓躓古人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希
怪狀寫物靈暘撰荒極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剖離翕
鑒度率眡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諏帝采則二經者亦
寰內不刊之珍典也嘉靖甲午三月吳郡黃省曾撰

蓋水經書黃先生省曾序之詳矣其言閎肆麗爾大

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宜傳云爾第校讐未精亥豕時
混人非邢邵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愛此書志存
嘉惠乃延江都陸君至白下假以歲月窮其搜剔於是
梓匠殫技觀者厭心書成陸君以屬世懋為之序曰物
於天地間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紀法界浸漑
萬靈功至矣譬之人身津液精血流貫注伏皆是物也
治身者不循其血脈意醫無所席手治水者不辨其條
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於世令荒度者受成乎
子長號為良史書止河渠蠡測一勺耳後之作者竟無
述焉世所馮依見天地之血脈者桑欽氏一書而已欽
書雖多註漏體嚴詞雅故是作經法也後魏酈道元疏

之旁引百家時發雋語流湑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
倚以爲談然經言不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
元不能千載而余所覩記源流或盭何也蓋其說有三
焉首楞嚴義云見水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
差別是知人之一身從少至老其間枯溢流壅種種不
一水行天地間而欲令千載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
變此其解一也時代陵谷聚落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
地是而名非道元所以著新莽之稱良有意矣今之郡
邑豈盡元氏舊疆即波流不改而名號已殊安所定爲
故都繩其繆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傳之載籍尋源
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爲貴耳道元雖稱多

歷未僂偏行魏疆况澤國在南天暫見限安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先民鑒惟來括好古者尚其奧博經世者貴其變通若謂書不足馮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怪何以見驗於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頓殊於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奇穢史貶過其實譚藝之士以爲遺恨而諸君子能爲表章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珍覽寰宇之一快乎吳君名瑄陸君名弼皆一時嫻於文詞人也萬曆乙酉瑯琊王世懋撰

在昔志地者禹貢而下代有撰述迄於齊梁至二百四
十四家陸常侍澄任太常昉先後集爲一部名地理書
極稱該博隋唐之際圖史散失陸任所纂已不可得而
別集自行者猶五十餘家乃今所傳僅山海佛國十洲
神異數種而已然而奇編奧記往往散見水經注中造
語命詞殊爲彪炳則知水經一注擷彼二百四十四家
菁英居多豈不誠爲六朝異書哉顧傳寫旣久錯簡譌
字交棘口脰至不可讀余甚病焉間嘗紬繹割正十之
六七已與友人綏安謝耳伯發源孫無撓商榷校讐十
得八九則懼古今聞見互有異同未敢輕致雌黃也乃
援引載籍以爲左券名曰水經注箋篋而藏之萬曆甲

寅齊安李公分陝江右旣及奏最政教恢卓風化穆清
甘棠之頌洋溢郡國間於退食之暇延見紳帶表章幽
微一日詢古先逸典於太學生李嗣宗嗣宗偶以不佞
水經注箋對公遽索觀之慨然嘆曰是書脫誤可憾幾
欲淪廢乃今箋校精詳殆還鄴氏舊物可無與當世好
古之士共覩乎遂損鏤梓之仍屬嗣宗董校其事極深
研幾閱五月而告成嗟乎水經一書原本山川而作非
有道業名理可味也又非當世博士家言所急也李公
一見輒命梓之豈無繫於中哉夫水在天地間猶乎世
之貨財也發源名山流成江河趨爲四海蘊爲雲氣還
雨天下以浸潤萬物未嘗少壅也一有所壅即至泛溢

昏墊患被四方猶之高府之財瓊林大盈之藏蓄而不
散納而不出理極勢窮潰決雷駭此則不覩川壅而潰
之既也有國有家者使能因是水經之理引申觸類以
施於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然則公之刻此用意蓋
深遠矣非規規小識所能測度矣萬曆乙卯孟夏朔日
南州朱謀瑋撰

水經在楊用修時以爲久湮搜刻方始而去其注近方
有吳歙二刻并注盛行於世惜其中尚不無譌謬嘗謂
古書一有譌謬便成廢書然在他書譌者猶可以理測
可以意覈且一字之譌未必能累篇一篇之譌未必能
累卷惟水經有譌非足跡所履非圖籍所載不敢擅定

且出過注之異勢也江淮河漢之異名也一字之譌
逕派稍異分合頓殊此無以通彼無以受譬之人身脈
絡之間一節有礙卽爲痿癱故是書校刻之難尤倍他
書南州鬱儀氏專攻此書有年而架帙甚富腹笥更廣
又與四方博雅之士所得於遐搜逖覽者互相參糾
歸於是遂成此書忠臣李生克家佐有勞勩一日持以
相過余往讀是書每遇疑處不能自通輒爲寘卷今得
聞所未聞喜而刊之于署因嘆古人著書立言皆於古
無所沿於人無所倚或窮天文陰陽之變或索輿地廣
闊之形或藉之名山大川或馮之耳目手足或闢千古
特立之見或創從來未有之書故終其身著一家言以

成名而今人載籍滿目勘訂甚易乃不能爲古人保已
成之緒則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世界有四大水居其
一然古今至變者亦莫如水乃有疑是書與今水不無
相迂者不知此適以明其變耳又有疑桑欽於史較其
名者夫司馬遷之傳以史記也至於漢書一傳不過寫
其自序文耳何足重遷班固之傳以漢書也亦不以范
曄後漢書之一傳重也欽以水經傳奚必以史重於經
邪又有謂酈注太贅者經固宜簡注固宜煩經宜據實
以書注宜芻引以證彼疑其任傳而疑經者不曰郭之
注劉之注裴之注非注也各自爲一書以行也何獨疑
於酈乎況其鉤探羣書弘鋪抒述新益見聞尚慮是書